



20世纪的性理论 和性观念

MAKING SEXUAL HISTORY

[英]杰佛瑞·威克斯

Jeffrey Weeks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余江涛

20世纪的性理论 和性观念

MAKING SEXUAL HISTORY

[英]杰弗瑞·威克斯

Jeffrey Weeks

宋文伟 侯萍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98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英)威克斯著;宋文伟 侯萍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14-03084-5

I. 2... II. ①威... ②宋... ③侯... III. 性学-研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928 号

Making Sexual History

Copyright © 2000 by Jeffrey Weeks

Chinese Languag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0-008号

书名 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
著者 [英]杰佛瑞·威克斯
译者 宋文伟 侯萍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页 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84-5/C·68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内容简介

杰佛瑞·威克斯是南岸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性历史学者。本书汇集了他的一些叙述了我们今天的性和亲密生活变化模式的重要作品。

该书第一部分对海弗劳克·埃利斯到更近的米歇尔·福柯等性理论家展开了讨论。杰佛瑞·威克斯研究他们写作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探讨他们的作品在促成我们对于性和亲密关系的概念时起的作用。该书的第二部分探索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重审性的方式，以及新的性和社会运动如何重新创造了“性爱”。全书研究了在这个世纪改变了私人生活的艾滋病和一些逐步发生的变化造成的影响，并对这个千年结束时的性态度和性思想进行了考察。

以前，性(和性别一样)顶多像一个幽灵存在于社会史中，但现在它越来越被视为了解现代社会动态的一个关键因素。新性史的核心是认识到了性远远不是早期历史学家们想当然认为是纯“自然”的、从而使他们基本上回避了这一主题的现象。如果性是个一成不变的主题，何劳我们去研究它呢？

人们正在日益认识到，性问题远非依附于主流历史的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从其最广义上来说，它已处于道德、社会和政治话语的中心。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过去，更不用说了解现在。

杰佛瑞·威克斯在性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他的著作将为在社会学、社会理论、历史以及性别研究中，涉及性和亲密生活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帮助。南加州大学现代性研究教授朱迪·斯代西对此书的评价是：

“二十多年以来，享有国际声誉的英国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杰佛瑞·威克斯一直在创造着最鼓舞人心、最具灵性和最深刻的性历史。这本文选巨著涉及的主题广泛，从性科学到同性恋理论，从道德恐慌到性团结，凝练了贯穿于他所有重要作品中的长期积累的智慧和独特的远见。威克斯用清醒而恒久的乐观主义精神，谨慎地引领着读者穿越过去一个世纪里现代西方性历史、性理论和性政治那片荒芜而充满神奇的土地上的知识和社会的丛林。这本简明易懂的书超越了当代性思想意识中难以驾驭的分歧意见，令人信服而生动地叙述了作者的中心主题：我们创造性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通过思考和书写新的性道德规范、性想像力和性实践，并将它们变为现实存在。在我们迎接新千年到来之际，《创造性历史》一书‘全力以赴’将新的性兴奋和社会激动写进了我们的生活。”

目 录

内容简介	(1)
前言	(1)
引言	(5)
创造性历史	(5)
转变	(7)
重构性知识	(9)
重新思考性历史	(15)
创造历史	(18)
尾声	(19)
 第一部分 有争议的知识：作家对性的论述	(25)
 第一章 海弗劳克·埃利斯与性改革政治	(25)
早期生活和世界观	(25)
同性恋政治	(33)
“变异型”	(40)
自然法则	(51)
中庸之道	(65)
第二章 玛丽·麦金托什与《同性恋角色》	(69)
引言	(69)

同性恋行为和同性恋种类	(75)
前现代和现代	(84)
异性恋与同性恋	(87)
结论	(92)
第三章 丹尼斯·阿尔特曼与(同)性(恋)解放运动	
政治	(99)
第四章 盖尔·豪昆汉姆与《同性恋欲望》	(114)
欲望	(117)
驳恋母情结	(122)
升华的肛门	(126)
个人的和政治的	(133)
第五章 历史学家应读的福柯	(139)
知识的形成	(139)
考古学家福柯	(143)
本质主义批判	(146)
权力—知识	(151)
当前的历史	(153)
第二部分 性历史	(159)
第六章 重温性和历史	(159)
描写性问题	(159)
性史	(162)
性、政治和社会	(166)
权力和国家	(169)
历史和现实	(174)
若干结论	(176)

第七章 艾滋病与性行为控制	(182)
序言	(182)
艾滋病和新性史	(184)
性行为控制	(187)
社会反应的复杂性	(196)
第八章 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20世纪的性	(205)
性的世俗化	(211)
态度的自由化	(213)
多样化的挑战	(218)
艾滋病的影响	(221)
 第三部分 创造历史	(225)
第九章 性社区概念	(225)
身份关注焦点的社区	(228)
气质和价值库的社区	(231)
社会资本的社区	(233)
政治的社区	(235)
结论：社区是必要的杜撰	(238)
第十章 社区对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反应：	
艾滋病的“非同性恋化”和“再同性恋化”	(240)
从过去到现在	(243)
艾滋病的非同性恋化和再同性恋化	(246)
扩大的艾滋病赞助者	(252)
目标	(257)
第十一章 日常实验：非异性恋关系论述	(263)
选择的家庭	(267)

伙伴关系	(274)
关爱、责任和承诺	(280)
新故事的力量	(283)
第十二章 千年忧虑与未来：千年末的性	(291)
时光流逝的标记	(291)
终结	(294)
全球化	(298)
亲密关系的转变	(302)
忧虑及其他	(304)

前　　言

本书试图完成两项紧密相关的任务。首先，我将在书中论证，为了了解性世界，我们必须懂得，性不是在我们的背后创造而成的，也不是大自然、历史或社会的造化。我们是性历史的创造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实验中，在欲望、责任、偶然事件和机会的相互交织中。我们也许不是在完全由我们自己选择的环境里创造着性历史，但是，我们所拥有的选择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或抓住的要多。第二，在数年间写成的一系列文章中，我记录了自己了解并帮助重新创造性历史的努力。

虽然这些文章是为不同的场合、各异的读者所写，但我想指出，它们表达了始终如一的观点，而且我一直在不断地对一些问题进行再思考，从而使这个论文集具有了这些论文首次发表时所没有的连贯性和价值。本书的结构是以性历史和性社会组织的写作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创造性历史的过程。

第一部分是关于作家对性的论述，从海弗劳克·埃利斯到有影响的当代作家。贯穿整个部分的主题更多的不是这些作家所谈论的题目的真实性或科学上的正确性，而是他们的文章对性和亲密关系含义的构成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在我们慢慢解读这些作家的过程中，我们会亲眼看到从专

家话语到活动家话语的重大转变：从科学到基层的性学。

第二部分关注更多的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对什么是性（一种“历史的发明”）进行再思考，以及各种新兴性运动和日常生活实验重新创造性生活的方式。艾滋病的影响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同时还有改变了个人生活的持续的变化。

第三部分更详细地探讨了日常生活中性世界再造的一些近代例子：性社区的发展、社区对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作出的反应、“选择的家庭”的出现。最后一章展望了我此刻写作时即将到来的千年的情况，论证了这些基层的努力和日常生活实验是深刻变化的产物和预兆。这些变化发生在我们所拥有的以自由、公正和选择为基础的生活的机会中，而不是在传统的苛刻的固定模式中。我在其他场合已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事无定的时代。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向悲观主义和绝望屈服。相反，有许多新的机会等待我们去把握、抓住更好的创造和再创造性历史的方式，这样做也有其新的意义。

多年来，我欠朋友和同事的情太多，难以在此一一列举。这些文章本身就表明了我在具体的知识方面所欠的情。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所有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们帮助我从最初的出版物中一篇篇地找出这些文章，并允许我在这里重新发表它们。我必须感谢彼得·阿格尔顿、克利斯·麦克凯维特、凯·帕金森和奥丝汀·泰勒-雷伯恩，他们是在第十章中论述的“志愿组织对艾滋病的反应”项目的研究和写作同事。我十分感激布莱恩·希斐和凯瑟琳·多诺万在进行“选择的家庭”项目研究时给予我的友谊和同事情谊，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在第十一章中作了概述。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了这两个研究项目。我非常感谢他们在十分难以得到性问题研究资金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慷慨和智慧。我也要感谢我在南岸大学的同事们，他们不

仅在学术上提出了不同意见，而且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唐娜·汤普森在所有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沉着而周到的管理工作上的支持。事实证明，马修·威茨是一位忠实而考虑周到的盟友，他帮助我最后选定了这些文章，并帮助我把它们整理得适于发表。我非常感激他。

在多年忠实的友谊中，米吉·伯比杰一如既往地给予我力量和耐力，我只能在此写下我永远的感激。我的伙伴马克·麦格奈斯特利以极大的耐心、关心、坚韧、赞扬和信任经历了本书写作的分分秒秒。本书的完成被乔迁新居的烦恼和喜悦耽搁了一阵。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这事的，也不会忘记马克不断的献身和支持。

引言和第十二章为首次发表，其余章节以前都曾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

引　　言

创造性历史

谁创造了性历史？在一代人之前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会显得很荒唐。那时，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性的真实面貌是没有时间性的。态度、法律形式、宗教禁令、道德标准、文学表述、亚文化模式也许会改变，但是，性活力和性关系的基本要素仍与生物性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属于历史或社会学范畴。人们通过了解社会法则或历史必然法则去了解社会生活的世界，但只能通过发现自然法则去了解最基本事物的领域。于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我本人可以认同于这两类人）将对性知识的探寻留给了其他人：心理学家、神话学家、人类学家、性学家可以探索，但我自己的学科基本上是与他们无关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肯·普拉默（Plummer, 1975）还提到了这样一种可悲现象，即缺乏一种持续的性社会学。我本人对现代性史的研究是在英国开始的，后来写成了《性、政治和社会》一书（Weeks, 1981/1989）。我也有同感，觉得这是一个未知领域。

今天，那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这首先主要是自称为性异议者努力的结果：新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学术研究引领了从政治上发动干预的道路，重新挖掘失去的或被忽视的

历史和经历，创造或重新创造妇女史、男女同性恋史等思想。更近些时候，一些有着更加传统背景的高级学者也十分认真地开始了性问题研究（当然，许多开拓者今天已是这一学科的长者）。现在，书店的书架在性历史、性社会学、性心理学、性文学、性哲学、性理论、性神学、性实践和性政治书籍的重压下吱嘎作响。大大小小的出版商手头（多多少少）都有赢利的书单。大学开设了性学课程。我们中许多人靠着到世界各地参加广泛的国际会议而兴旺发达。在以书面形式论证性行为、性别和身体方面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我在后面会说到，写作性问题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同时又是一件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我们这些写作性问题的作家通过语言意义这张网，以我们错综复杂的方式编织出来的不仅是信念和行为，而且性的确切定义也可以得到修正，并重新得到彻底的思考。在米歇尔·福柯（1979）之后，我们已习惯于把“性”看作人们发明的一系列相关但不同因素的集成。有时，这些因素只是偶尔与肉体需要或性欲有关，按朱迪丝·巴特勒（1990，1993）的话说，只是在充满权力的环境下“表现出来”。在普拉默（1975，1995）之后，我们逐渐知道了污名在定义可接受事物的界限时产生的影响，也意识到了性“故事”在叙述和赋予性活动意义时产生的影响。大量有关性身份的著作和文章——我本人也曾撰写过一些（1977/1990，1985，1991，1995）——十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文化在对我们是什么或我们是谁下定义时表现出来的力量，甚至连作为权力的文化最终也被认为对于性相互作用模式的构建、合法性和不合法性十分重要。现在，甚至连肉体及其愉悦——福柯认为这是抵制界定性欲的控制机器的最后一道关——都被看作是“反射作用”的一部分，在这种反射作用中，思想和意义——甚至连现实——都

和面相术以及印刷术作用一样重要(见 Giddens, 1991)。

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性历史是如何写成的，因为它对了解人们是如何经历性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我本人十分关注从海弗劳克·埃利斯一直到现在的性理论，以及性知识的构建和受到的挑战。除非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我们)想要做什么，否则，我想，要完全了解我们身陷其中的那张网是不可能的。

然而，大多数人经历性生活时都没有一种历史感(或者至少说不了解详细的性历史知识)，当然也没有读过性历史的书。就从“表现形式”、发明、叙述或者杜撰的角度而言，不论有关性问题的思想在理论上取得了什么样的真正突破，我们都必须始终明白，性既是亲身体验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性历史的最终创造者并不生活在学术的象牙塔里，而是生活在实际生活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在卧室里，或者如艾滋病研究者们所说的，在公开的性环境中，尽他们所能让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协商他们的日常生活。性历史的作家们必须平衡他们的理论和所了解的性实践，权衡他们的推论分析与话语实践分析的优劣。

转　　变

我是一名专业社会学家，有历史学习的背景和社会学家的实践，并涉猎了许多其他学术活动，但我的专长是性研究。我自身作为一个性生物的实践、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属性以及我的政治信仰和联盟检验了我的实践。这一系列经历同时也要求我对学术成就的传统标准以及我自身体验的真实性作出承诺。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努力做一个真理的讲述者和肯定者，分析和讲述我个人的故事和关注的问题。然而，我有限的特定

经历不纯粹是个人的，因为我坚信个人生活和宏观—历史趋势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事件中看到世界—历史事件的影响；通过了解社会、经济转变中的长期变化，我们可以懂得亲密关系领域变化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变化是更广泛的集体变化中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梳理出隐藏的各种关系，使那些似乎常常不可理解的，或完全是个人化的东西具有意义。

当然，在我开始我的性研究，或者说开始我的性学工作者生涯的时候——尽管当时有许多美好的愿望，这些想法在我脑子里还十分模糊。20世纪70年代初，我正在完成政治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内容是探索20世纪初社会主义多元论者的著作（主要是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论文的题目是《寻找社区》。这个标题用于这项研究似乎十分贴切，但是，很奇怪，它成了我日后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的主题。因为当我完成那项研究时，吸引我的是社区的另一个定义——崭新的同性恋社区概念，它是1970年后男女同性恋激进主义爆发的条件和产物。1970年10月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开始了我的第一个学术研究工作，我很快就被伦敦同性恋解放阵线吸引住了，他们在经济学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如果说，从那时开始我的一切——我的个人生活和信仰、我的政治信仰以及我最后的学术方向和研究项目——都变了，这并不为过，也不是夸张。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迫使我重新组织自己的论述和我看待世界的方法。我得到了启示，最终将自己固有的浪漫主义情绪和模糊的乌托邦思想引导到一种什么是可能的新意识。我有了一种新的个人身份，发现了一种新的归属感，献身于一种新的政治计划。我开始研究性和性历史。